

互联网与苗族·高峰论坛

北京·2013年1月12日 三苗网主办

首页 >> 主站 >> 苗学研究 >> 论文选刊 >> 查看资讯

令他者消失源于对他者的恐惧——对于取消居民身份证中“民族”一栏话语的解读

发布：2012-12-12 10:36 / 作者：杨培德 / 来源：三苗网原创 / 查看：335次

令他者消失源于对他者的恐惧 ——对于取消居民身份证中“民族”一栏话语的解读

杨培德

摘要：取消居民身份证中“民族”一栏的话语是令他者消失的权威权力话语，其根源是令他者的恐惧。本文从中国历史民族志中追溯中国主流的自我中心性视角，解读在民族关系中恐惧他者、防范他者、压服他者和同质化他者的历史。通过解读，理解当下要取消民族，令他者消失的不可言说的纵横明暗之术。历史的经验告诫后人，中国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不能建立在令他者消失的基础上。

关键词：自我中心他者恐惧同化消失

一、西方人的他者

何谓他者？相对于说“我者”即是“他者”。“每个人说出‘我’时，他指涉自己，而一旦我会对自己说‘我’，那么，对我来说，诸多其他的说‘我者’就是实际存在了。”[1]这里所说的其他说“我者”就是第三人称的“他者”。在西方哲学中，第一人称所述谓的人被明确地定义为主体，[2]而与主体相对应的即是“他者”。“他者”作为概念的符号被黑格尔在哲学中首先使用。在胡塞尔的现象学所关注的主体间性之前的西方哲学，把他者作为是异类而陌生的他者。

“主流意识形态一再把自已与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相区分。”“他者的思想和感情不仅是有差别的，还是粗鄙和低级的。”[3]他者不仅粗鄙低级，而且是危险的他者。“我们把一些人看作他者，发现他们是危险的，并且对他们作出强烈的反应。”[4]法国著名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哲学与他人的显露同时发生，在这种显露中，他者通过表明自身作为一个存在，而失去了他性，自其童年开始，哲学就为一种不可克服的反感所苦，对始终作为他者的他者的恐惧。”[5]而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也认为：“对他者的承认，只有在每个人都明确承认他者有权成为一个主体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反过来说，主体如果不承认他者为主体，则主体本身也不能得到他人的明确承认，而且主体首先就不能摆脱对他者的恐惧。”[6]“对他者的恐惧常导致一种盲目的仇恨。”[7]仇恨必然导致暴力，“暴力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一个结构性的组成部分，它用不同程度的暴行来压迫他者。”[8]

为什么对他者产生恐惧？这是因为人类“都具有视角态度并且通过自我中心的视角体验着世界。”[9]海德格尔说：“每一个意识也同时是自身意识。”[10]因而在自我、他者和世界之间，自我总是以第一人称视角为中心。“人们把自己看成并且感觉是世界的中心，也同时把这个世界看成是这个中心的世界。”[11]由于以我为中心建构世界，所以“每一个说‘我者’看起来都认为自己是绝对重要的。”“能说‘我’，人就会看重自己。”[12]这就是为什么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唯我论是西方近现代哲学主题词的道理。马克思也承认：“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13]从自己出发的自我中心性个体，与差异的他者在社会中形成了竞争威胁的关系，基于这样的他者威胁，马斯洛才在他的心理学需要层次论中将安全需要置于人的第二需要。在崇尚个体主体唯我论的西方，他者是魔鬼。萨特认为，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在把自己当作主体时把他者当作主体，人与人是“主奴”关系。所以萨特直言不讳地在他的小说和剧本里说，“他人就是地狱！”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我中心性视角的唯我论必然对他者产生恐惧。

他者不只有个体的他者，还有集体的他者。“民族作为集体的个体”，[14]民族也同样存在我族与他族的区别，他族即是集体的他者。西方人的他者是东方各民族。西方人认为西方是文明人的领地，东方是“没有时间，没有历史”的“野蛮人的领地”。“这一想象的地域区分并不需

- 月度排行榜 最热
- 资料：宋祖英个人简历
 - 阿幼朵“苗族小夜莺”歌曲
 - 织金苗族山歌
 - 泰国苗歌-视频
 - 苗族歌舞下载
 - 苗族少年捕鸟技法（一）
 - 美丽的娘阿莎
 - 东部方言苗歌欣赏
 - 阿丹·天的奉献：苗歌MV
 - 苗山人：走了一山又一山

美图欣赏

- 博客精彩文章
- 往事、美梦与自己
 - “八十年”是商业的宠儿？
 - 狼和羊
 - 今夜（外一章）
 - 民歌（外三章）
 - 山妹子
 - 大山
 - 夜之呢喃
 - 路在何方
 - 母亲

- 论坛精华帖子
- 苗学登上国际学术舞台
 - ★★教师节出走，走进雷公山大
 - 苗学在发生转型：国际民族学
 - 三苗三宝歌
 - 穿苗装和不穿苗装苗女都天仙
 - 夕照
 - 一路友谊一路情
 - （原创）苗寨的春夏秋冬
 - 打造三苗网地标建筑：网名大会
 - 春妹子贵州行纪实（迟来的爱）

要“野蛮人”对此加以确认，只要“我们”在自己的头脑中做出这一区分就足够了。” [15]对西方人的这种他者观，汤因比反思说：“当我们西方人把别人唤作‘土著’的时候，……我们把他们看成是充斥当地的野兽，我们只是碰上了他们，同碰上当地的动物和植物一样，并没有把他们当作是同我们一样具有感情的人，只要我们把他们当作‘土著’来看，我们就可以消灭他们，或是（在今天也许更可能这样）驯化他们。” [16]在西方人的他者观里，东方的他者要么像野兽一样被强行驯化，要么从肉体上消失。西方创立的人类学一开始就建立在这种文明与野蛮、人与非人、我们与他们的差别基础上。

西方哲学从胡塞尔现象学开始反思自我中心性的唯我论，提出了主体间性还原的构想。列维纳斯的反思较为彻底，他说：“通过话语我发现我并不是世界的独占者，看起来为独占的东西被表明是与他者共享的。” [17]列维纳斯从西方传统哲学的绝对自我转向为“绝对的他者是他者” [18]哈贝马斯为了消除对他者的恐惧，让他者成为平等的主体，提出了承认他者的主体权利，在平等的交往中与他者达成共识的交往行为理论。沃特森在《多元文化主义》中反思说：“通过有时被称之为‘强制同化（coercive assimilation）’的政策，这种政策就是利用国家的一些公共机构或制度——比如学校、法律体系、公民资格审查——来抑制或说服其他文化走向消亡，并最终使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成为唯一的一种文化。以这种策略为标志的政策，至少在20世纪前60年被许多看似自由民主的国家想方设法地采用。” [19]

二、中国人的他者

什么是中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说：“中国古代，把自己的区域以外的四方，称作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方全是‘蛮夷’之地，自己居其中，叫中国。” [20]这就是说，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看来中国人也摆脱不了“人们只能从我的角度出发” [21]的自我中心性视角的宿命。接下来就要问，什么是中国人？《说文》曰：“夏，中国之人也。”《左氏》曰：“戎狄豺狼，诸夏亲昵。”又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这是说中国之人即是华夏人，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说：“被称为中国人的华夏。” [22]在中国之人的华夏正史中，只有华夏人是人，非华夏人的戎狄蛮夷则是豺狼野兽的非人。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也肯定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 [23]当今作为国礼赠给外国元首的历史百科全书《话说中国》，总序说：“中国的历史学家从孔子、左丘明、司马迁开始……将感悟到的一切记录在史册上……，绵延不绝地传承给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从而成就了中华民族及其创造文明的沿续和发展。” [24]中国人就是炎黄子孙，中国历史就是炎黄子孙的历史成为这部历史百科全书正史的主导话语。看来“万世皆黄帝一系”的中国官方正史权力话语仍将作为主流的霸权话语，在中国和在面对世界的对外宣传中不断延续着。

黄帝是谁？《话说中国》说：“黄帝是原始社会晚期杰出人物，后被尊为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黄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局面，是华夏民族的先祖。” [25]官方正史最早记载黄帝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说：“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于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逐擒杀蚩尤。”被后人誉为秉笔直书的太史令司马迁，也逃脱不了以我族自我中心性的视角来编纂历史。将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作为正统仁义的王权主体，将对立的蚩尤作为暴虐的恶魔他者。其实上古时期是一个英雄时代，“大规模的暴行是英雄时代的特征。” [26]黄帝所在的那个时代就是暴虐的时代，所以《庄子》说：“神农之世……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商君书》说：“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国语·晋语》说：“黄帝为姬姓，炎帝为姜姓，二帝用师以相济，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韦昭注说：“黄帝灭炎帝，灭其子孙耳。”司马迁为了塑造华夏始祖黄帝正统王权主体的仁义，他不得不将“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的黄帝暴虐话语通通删掉。就这样，我族正统王权主体的黄帝仁义，另类他族他者的蚩尤暴虐，便贯穿在数千年的中国正史之中。

作为中国正史他者的蚩尤何许人也？中国苗族口传史诗记载说蚩尤是苗族伟大的仁义的人文始祖。《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说：“蚩尤，古天子。”“正义”引孔安国的话说：“九黎君号蚩尤是也。”《逸周书》说：“昔天之初……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因为宇于少昊，所以是东夷的首领。顾颉刚在《中国史学入门》中说：“蚩尤，传说他是夷人，后称‘九黎族’。这个大部落的首领。原在山东及东边的地域，他们自东向西前进，首先碰上了自西向东而来的炎帝大部落，双方发生了大的战争。经多年战争，炎帝败了，炎帝部落群退到河北，就和黄帝大部落群相联合。黄炎共同大战蚩尤。蚩尤被打败，一部分人往南方退去。” [27]顾颉刚所说的夷人，就是非华夏的“蛮、夷、戎、狄”的“夷”，是非华夏的他族他者。《左传》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华夏为自我中心性视角看世界，其心必异的他者往往都是恐怖的他者。因而华夏正史中的蚩尤九黎他者是非人的妖孽。《龙鱼河图》说：“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子。”《述异记》说：“（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首。”又说：“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龟足蛇首。”神话学家袁珂说：“《归藏》谓蚩尤

‘八肱、八趾、疏首’，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八只手、八条腿、分叉的脑袋，都有贬毁之意。”

如果我们跳出以华夏为自我中心性视角来看古代的中国大地，就会看到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炎帝、黄帝、蚩尤所代表的三大部落联盟共同体，分别作出了惊人的各具特色的文化创造。他们草创了初始多元的中华文明。尽管华夏中国正史贬毁他者蚩尤，杂史却记载了蚩尤九黎部落的许多创造，其中大的就有七项：水稻种植、金属冶炼、兵器制造、创制法律、推行宗教、开创兵法和掌握历法。只因这些惊人的创造是蚩尤他者的创造，以华夏为自我中心的中国正史就因为恐惧和仇视蚩尤可以视而不见，只字不提这些创造，让蚩尤他者的创造在中国正史中消失。中国正史《话说中国》说蚩尤除了“侵袭各部落”，“在东方横行霸道”之外就根本没有什么创造。而作为华夏始祖黄帝的创造则比比皆是。“黄帝治理天下，成绩辉煌，功劳卓著。”到了晚年黄帝终于骑龙升天成为神仙。[28]中国正史就这样数千年来始终维护着“万世皆黄帝一系”的纯洁性、正统性与合法性，并期望能够万世不变。

“万世皆黄帝一系”的中国正史，通过国家教育体制一代又一代地传习着。他者蚩尤的恐怖形象也一代又一代地传习着，因恐惧和仇视而妖魔化蚩尤的话语，在中国已成为国民根深蒂固的话语。如若不信可去翻阅1997年春节期间的《文艺报》。这期间的中央电视台播放十四集电视连续剧《炎黄二帝》。《文艺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一些有头有脸人的评介。中国社科院的一位学者说：“蚩尤就是一块乌云。小学上历史课就听说这个神秘而恐怖的名字，”“蚩尤……眼里时露凶光。”“炎黄二帝是最早掌握人类黎明时期最高智慧——农桑是‘衣食之源’的中国人。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炎帝教黄帝播种，然后黄帝又教族民播种，他们播种的是食物，也是文明的种子。那么蚩尤呢？就是最早‘带持刀剑，而家无畜牧的中国人’。他们以为只要有‘刀剑’在身，就不愁抢不到肉吃。蚩尤发现了铜的制作，他想到的是杀人的刀；黄帝也发现铜的制作，他想到的是造耕地的犁，这就是炎黄二帝与蚩尤的分野，善恶冲突根子也在于此。看了《炎黄二帝》后我相信了对华夏历史上最早的这场善恶冲突的艺术解释，也相信了我们炎黄子孙的始祖的遗泽中包括着他们怀仁辅义的美德。”《求是》杂志的一位副总编说：“黄帝无疑是这个过渡时代的最杰出代表，他既继承了炎帝的美德，又摒弃了炎帝一些陈旧观念，既不拒绝必要的斗争，又分明不同于蚩尤的残忍。”

从以上的摘录可以看到，《炎黄二帝》的作者和《文艺报》上有头脸的人物，尽管生活在全球化的当代，却仍然摆脱不了对上古时期他者蚩尤的恐惧和仇视。对蚩尤他者的恐惧和仇视其根源是“万世皆黄帝一系”的华夏自我中心性的错误历史观。最早对此提出反思批判的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和张光直。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说：“在中华大一统观方面，我们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正史，其他的就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少数民族与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则被几笔带过。”[29]苏秉琦用区系类型学的考古分析法，对中国7000多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进行分析，得出了中国上古时期存在六大文化区系的结论。这一结论打破了中华文明起源一元论的神话。苏秉琦认为：“各大区系不仅各有渊源、各具特色和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且区系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的。中原地区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这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从而对于在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30]

著名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反思批判中国史的自我中心和向里看的特点。他说：“中国古代史一向便是华夏民族史。华夏民族发迹于中原，经三代而逐渐扩张，将四周的蛮夷逐渐同化。……这种史观，到了今天面临严重挑战。……中原文化由中心向四方辐射教化蛮夷的老说法便不为新材料所支持。”[31]

三、令他者消失

“他者并不存在：这是理性的信仰，人类理性无可更改的信仰。实在=同一，就好像万物都必然地、绝对地是同一的。但是，他者拒绝消失；它存在，它固执。”[32]西方传统哲学拒绝“他者”的存在，即便提到“他者”也是被同化的“他者”。“对他者的承认仅仅是为了压制它或占有它。……为了把他者整合进不断扩张的同者的范围而承认他者。”[33]强调绝对他者的列维纳斯认为，西方传统哲学最根本的特质在于追求“同一”。“‘他者’的出现反对西方哲学传统中隐含的对异在、陌生性以及他者的暴力。”[34]

西方历史上对他者的策略有两手，要么从肉体上消失，要么从文化上消失。西方的历史就是令他者消失的历史。比如十字军东征就是令异教徒消失的东征。又如西方殖民者征服占领殖民地，他们认为这是文明征服野蛮，殖民地的人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死亡，要么被殖民者强行进行文化同化。美洲的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的土著不就是经历了这样的历史而成为消失的他者吗？

中国在历史上令他者消失的策略也是两手，一是剿，二是抚，所谓抚就是同化。以苗族为例。苗族先民蚩尤九黎在涿鹿大战失败后，迁徙到长江环洞庭湖地区建立三苗国。《山海经》郭璞注说：“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没有被杀的苗人则被强迫同化，故《吕

民春秋》说：“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继位后开始大规模征剿三苗，《话说中国》污名三苗说：“三苗中与华夏部落联盟对抗的恶势力并没有完全清除，到禹登上帝位后，这股恶势力东山再起，气焰十分嚣张。”《墨子·兼爱篇》载有禹征剿三苗的出师战表，战表妖魔化三苗说：“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禹清除三苗的战争非常惨烈。《墨子·非攻下篇》说：“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于市。”《论衡》说：“三苗之亡，五谷变种，鬼哭于郊。”《国语·周语》载战后三苗一部分人被同化的情况说：“黎、苗之王，夏、商之季，子孙为隶，不夷于民。”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黄帝以下诸帝，以攻黎攻苗为主要事业，到禹才完成了这个事业。”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的这段话并不完全对，因为历代王朝都患了恐苗症，攻苗的事业并未完成。比如明朝的朱元璋还在不断征剿湖广、贵州苗民，征剿的理由仍然是恐惧另类文化差异的苗民他者，他在谕旨中咒骂说：“三苗无道”、“三苗不仁”、“三苗不尊教化”。明朝文人郭子章则视苗人为未被驯化的恐怖野兽，他在《黔中杂诗》中写道：“清野岂无防警戒，绿林时有未驯苗。”到了清朝，官方恐苗愈加，攻苗更甚。贵州巡抚祖秉圭攻剿苗人的理由是：“苗本豺狼，难责以人道。”[35]云贵总督鄂尔泰更是对苗人杀无赦，他给雍正皇帝上奏说：“苗性犬羊，何知信义，为长久计……必当相机剿除……恐今日不杀少，日后将杀多。”[36]清王朝已不把苗人作为自己的臣民他者，而是作为非人的豺狼犬羊进行剿除。在清王朝后期的150年间，对苗人进行了三次大的剿杀，马少桥在《清代苗民起义》书中说，咸丰同治年间的这次剿杀就有一百万苗人死亡，幸存者仅数万人而已。清王朝对幸存的苗人强迫同化。道员陈宝箴上奏说：“欲永绝苗患，必先化苗为汉。”[37]湘军邓善燮也献计说：“言语衣服，宜令苗民从汉。”[38]这些清朝官员们明白，孔子的“和而不同”和“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的话语只能用于我族内部，对于外族他者，就要用子曰的“尊王攘夷”，最终要“用夏变夷”。然而“用夏变夷”强迫同化能使外族他者消失吗？陈寅恪先生作了否定的回答，他说：“一个胡族即使汉化程度很深，也很难完全消除与汉人之间的隔阂，消除华夷或华夏之防。”[39]为什么汉化很深了还要防？因为汉化很深的胡人仍然是胡人，汉化很深的他者仍然是其心必异的他者。以鲁迅和李敖为例，鲁迅用诗句“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作为自己是黄帝子孙正统主体身份认同的誓言。而李敖却用诗句“我以我血荐蚩尤”，作为自己是蚩尤子孙有别于鲁迅的另类他者身份认同的誓言。看来同化也很难令他者彻底消失。

辛亥革命的现代化运动开启了中华现代民族国家，在新的民族国家中还恐惧防范他者吗？回答很简单，只要他者存在就会恐惧防范。新的民族国家是以华夏汉族为国族还是以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为国族？只要这一问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恐惧防范他者就会存在。随之而来的压迫他者、同化他者和令他者消失也就随处可见。民国国父孙中山也摆脱不了恐惧防范他者和令他者消失的困扰，他提出融合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话语，也只是说一套做一套的权宜之计和谋略之术而已。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将阴谋变为阳谋，公开以华夏汉族为国族，否认中国少数民族的存在，贵州的杨森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把令他者消失的话语变为行动，“几年内，使贵州听不到悬殊的语言，看不到奇异的服装，找不到各族相互间的界线。”为贯彻消失令，杨森不惜派出军警武装执行。费孝通先生对此记忆深刻，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说：“几十年前民国时代，在贵州还发生强迫苗族改装剪发的事，但是这直接政治干预的效果是不大也不好，因为政治上的歧视、压迫反而会增加被歧视压迫人的反抗心理和民族意识，拉开民族之间的距离。”[40]蒋介石的武装同化未能奏效，对此，民国贵州官员杨万选感叹道：“蠢蠢苗族……令其向化”总是化不了，而“教会设学校以教育之……苗民智识蒸蒸日上。数千年之羈縻屠杀，乃远不及耶教（基督教）一席话之能使苗民死心塌地。”[41]民国国家不承认苗人他者的存在，令其向化不成就只有防范和剿杀。抗日战争期间，石门坎地区苗人唱着爱国歌曲踊跃要求参军抗日，民国国家却把苗人作为假想敌。在石门坎苗族教会学校中派驻特务对苗人进行监视。松桃县一支苗族地方武装自愿接受改编前往抗日，当集中到镇远师管区时，却遭到集体枪杀。民国令他者消失的历史印证了哈贝马斯的话，他在《包容他者》中说：“新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大多都是建立在‘少数民族’被同化、压迫和边缘化的基础上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带有种族民族主义的特征，总是充满着血腥的清洗仪式，并不断压制新的少数民族。”[42]由于民国国家仍然沿袭“万世皆黄帝一系”的历史遗产，恐惧与防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他族他者并令其消失也就成为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变了“数千年之羈縻屠杀”与“向化”民族他者的关系史。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少数民族由国家的他者变成国家主体的组成部分。这一制度是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国家在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中设立“民族”一栏，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承认，是对56个民族的承认，是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承认，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基。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政治问题，而不是如个别主流权威学者所说的，民族一栏只是为了方便买牛羊肉的生活小事问题。企图取消居民身份证中“民族”一栏，否认民族差别，令民族他者消失。这是要重走以华夏汉族

立国，恐惧并防范少数民族他者的老路。历史的老路是一条民族压迫、民族冲突、国家分裂的老路。历史是一面镜子，走老路只能是一条绝路。中国各民族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不能建立在令他者消失的基础上。

有权力发话取消“民族”，令他族他者消失的人，不妨读一读哈贝马斯的《包容他者》一书。如能开卷有益，书中的话语，也许能给摆脱不了以自我和我族中心性视角看中国和世界的发话人，提供警醒和反思。哈贝马斯说：“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人，并非仅仅针对同类，而且也包括他者的人格或他者的他性。携起手来，对作为我们中间一员的他者负责，这样做涉及到共同体中变化不定的我们范畴……要消除一切歧视和苦难，包容一切边缘群体，并且互相尊重。这样建构起来的共同体不是一个迫使一切成员用各自的方式都彻底趋于同化的集体。这里所谓的包容

（Einbeziehung），不是把他者囊括（Einschließen）到自身当中，也不是把他者拒绝到自身之外。所谓‘包容他者’，实际上是说：共同体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包括那些陌生的人或想保持陌生的人。”[43]他又说：“少数民族问题是不会绝迹的，除非不顾政治——道德的代价而实行种族大清洗。”[44]

- 1、图根哈特《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22页
- 2、孙小玲《从绝对自我到绝对他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3页
- 3、卡瓦特罗《文化理解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30页
- 4、卡瓦特罗《文化理解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36页
- 5、戴维斯《列维纳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5页
- 6、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商务印书馆，2003年，230页
- 7、克里斯蒂娃语，转引自卡瓦拉罗《文化理解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37页
- 8、卡瓦拉罗《文化理解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33页
- 9、扎哈维《主体性和自身性》，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7页
- 10、转引自扎哈维《主体性和自身性》，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4页
- 11、图根哈特《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23页
- 12、图根哈特《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23页
-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514页
- 14、迪蒙《论个体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16页
- 15、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68页
- 16、汤恩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46页
- 17、戴维斯《列维纳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51页
- 18、戴维斯《列维纳斯》，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62页
- 19、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4页
- 20、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148页
- 21、图根哈特《自我中心性与神秘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38页
- 22、王明珂《华夏边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47页
- 23、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
- 24、杨善群《话说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6页
- 25、杨善群《话说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55页
- 26、汤恩比《历史研究》（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64页